

生活語絲

吳康民

每當走進超級市場時，除了買一些必須的食品外，見到某名牌牙膏二百克三支一套裝只標價三十元時，不免順手取上一套。不是家裡牙膏用缺，而是覺得十分便宜，因而家中總是「庫存」十來支大型牙膏。

一支大號牙膏只花十元，與半個世紀多以前的售價，漲價不過十倍左右。比起樓價、食品價，動輒漲價幾十倍、近百倍來說，這是漲價最少的日用品。

衣服的漲價也不大。上世紀四十年代後期，我大學畢業後到香港擔任教職。當老師的總得有個莊嚴的樣子，於是要購置恤衫和西裝。恤衫「公價」每件十二元，西裝則去中環利源東街買現成的，並非全毛西裝，只是人造纖維的貨行，每套八十大元。今天買一件恤衫，百多元便很不錯，八九百元的現成西裝，也可以應付場面。如此說來，漲價也不過十倍左右。

公共交通車費也在漲價十倍來倍，不過，許多上班一族，因為不少住在新界新市鎮，要乘巴士再轉地鐵，花在交通費用上便可能是個大數目。我認為只有住屋和食品漲價得特別厲害。

六十年代我住在跑馬地一舊式唐樓，實用面積有六七百呎左右，三房一廳。業主見我交租準時，又有正當職業，常鼓勵我把它買下，要價只是兩萬七。該樓現已拆卸改建，以此面積與地點，今天購買，非八九百萬不可。

吃的呢，當年到那些××記的小吃店，吃一碗雲吞或雲吞麵，只需四毛錢，今天則非四五元不可。至於飲茶吃便飯，現在平均每人都要消費近百元左右。

雖然水漲船高，薪金也增長不少。當時我們開始當私立學校教師時，月薪起點只有一百二十元，養妻活兒，顯然不足。但半個世紀以來，卻是貧富懸殊，富者愈富，壟斷行業的富豪積聚的財富愈來愈多，名列世界富豪榜的也愈來愈多。而大批「手作仔」卻辛辛苦苦，捱不到「上樓」的一天。社會不公，也是造成社會動盪不安的一個因素。

話說牙膏

戀愛如投資？

天言知玄 楊天命

「我哋之間嘅感情，幾時變咗一盤數？」這句話，曾經出現在無數的電視劇中。每次男女主角開始吵架，數着誰的優點比較多，誰做錯的事比較少時，就會出現這一句經典對白。

每段感情往往從甜蜜的悸動開始，大概沒人願意自己的戀愛變成「一盤數」。但也許真的有人，一開始就把拍拖、婚姻當作一個「投資計劃」。天命最近就遇到這樣的一位客人，總是感覺自己情路不順，因此懷疑自己「命中注定」找不到女朋友，來向天命求助。觀眾的命格，桃花星並沒有問題，夫妻宮亦正常，看不出什麼特別阻礙戀情發展的因素。因此天命就轉而詢問他平日面對感情的心態。原來，他就是一個習慣把戀愛當作投資的人，每當面對一個心儀對象，就開始「計算」，作風險評估：她有錢嗎？她的性格適合做我孩子的媽媽嗎？她能獨立嗎？會拖累我嗎？……只要找到一個「致命」弱點，就決定放棄那個女孩子。

這種性格，甚至是從他還在讀小學的時候已經養成。小學的「豆芽戀」，通常是怦然心動，便初嚐甜蜜。但他卻是一個「功利」的小學生，追女生也要追那位常常考第一的，或者大家公認是校花的，才會覺得自己的付出有價值。

「人無完人」簡直是我們從小到大聽到的「大道理」，但這位客人卻知易行難。感情本來就不是百分之百理智的行為。挑選伴侶時，可以有自己的「要求」和「喜好」，但人人都有缺點，何必要一一量度對方的優劣呢？強迫自己忘記所有感性的知覺，就難以嚐到戀愛的甜蜜。

這一類的朋友，往往最後才醒覺：「我自己嘅感情，幾時變咗一盤數？」

文學的側想》（香港三聯版）等。李歐梵主張「探西學之源，發中學之本」。從他多年的治學經驗，他有以下兩個體會：其一是，中國文化中文的人文精神，中國傳統學術中文、史、哲不分的為學方法，現在仍足借鏡；其二是，西學可為中用。從西學中發現一些關鍵問題，再求之於中國文化，往往以此更覺得「中學」的淵博和可貴。

李歐梵自覺地從狹義的「中西學」之爭，進入全球文化的領域。在美國愛荷華城，曾多次與他在大學城的小酒吧喝兩公升的啤酒，聽他大談拉丁美洲文學和東歐文學。他對Gabriel Garcia Marquez的《百年孤獨》，備加推崇：對於東歐文學的波蘭、捷克、東德等的作品，很是嘉許，認為小說的深度和廣度，不下於歐美小說，甚至有過之。

可見他涉獵之廣。李歐梵從讀艾森豪威爾總統的演說，通讀奧尼爾的全部戲劇，到涉獵拉丁美洲文學、東歐文學。後來他又潛心研究《紅樓夢》、魯迅著作、當代中國文學，可說從東到西，從古到今，在全球文化的綠野馳騁，天馬行空，舉目無餘。

李歐梵曾說過：「我目前所給自己的找着的一條路，即是走向『全球化』，或者謂之『世界文化』的領域。進而在西化影響之下，為中國文化貢獻一份心力，由各種不同的角度，重新深入地探討自己的觀點，再由此而回諸中國文化。」

李歐梵的文學批評是多方面的，包括對中國新文學的批評，著有英文《魯迅評介》等，後期又潛心研究當代中國的文学作品，著有英文《當代中國文學評介》等書；中文著作有《浪漫之餘》（台灣時報版）、《中西

文學的側想》（香港三聯版）等。李歐梵主張「探西學之源，發中學之本」。從他多年的治學經驗，他有以下兩個體會：其一是，中國文化中文的人文精神，中國傳統學術中文、史、哲不分的為學方法，現在仍足借鏡；其二是，西學可為中用。從西學中發現一些關鍵問題，再求之於中國文化，往往以此更覺得「中學」的淵博和可貴。

李歐梵自覺地從狹義的「中西學」之爭，進入全球文化的領域。在美國愛荷華城，曾多次與他在大學城的小酒吧喝兩公升的啤酒，聽他大談拉丁美洲文學和東歐文學。他對Gabriel Garcia Marquez的《百年孤獨》，備加推崇：對於東歐文學的波蘭、捷克、東德等的作品，很是嘉許，認為小說的深度和廣度，不下於歐美小說，甚至有過之。

可見他涉獵之廣。李歐梵從讀艾森豪威爾總統的演說，通讀奧尼爾的全部戲劇，到涉獵拉丁美洲文學、東歐文學。後來他又潛心研究《紅樓夢》、魯迅著作、當代中國文學，可說從東到西，從古到今，在全球文化的綠野馳騁，天馬行空，舉目無餘。

李歐梵曾說過：「我目前所給自己的找着的一條路，即是走向『全球化』，或者謂之『世界文化』的領域。進而在西化影響之下，為中國文化貢獻一份心力，由各種不同的角度，重新深入地探討自己的觀點，再由此而回諸中國文化。」

帶病長壽不是夢

是因為他們心態更平和，精神更樂觀，也更懂得養生！相反，一些平時看似體格硬朗者，卻因為自我感覺良好，而缺乏自我保健和養生意識，以致麻痺大意，從而引發各種危險的突生。

唐代大醫藥學家孫思邈，活了一百多歲，他在《千金方》中自述：「吾幼遭風冷，屢造醫門，湯藥之資，罄盡家產。」他少時體質不佳，常患風寒感冒等疾，到處尋醫問藥，以致弄到傾家蕩產，為此才決心攻讀醫學。由於養生得法，終於得享高壽。

由此可見，「老病號」們因為長年與頑疾周旋，對疾病已經「習以為常」不再懼怕，既有「在戰略上壓倒敵人」的氣勢，又有「戰術上重視敵人」的優勢，在與疾病的搏鬥中愈戰愈勇，每一次鬥爭都為養生贏得了「正能量」，也為長壽加了分。而身體強壯者，一旦患病，就憂心忡忡，飲食不思，自然後患無窮了。

我有一個姓牛的老同學，平常強壯得像頭牛，自稱「壯牛」，前些年體檢時發現血糖偏高，自認為不得了，成天垂頭喪氣，怕這怕那，不久又查出「乙肝攜帶」，更是氣急敗壞，「破罐子破摔」，自歎「不久於人世」，三年後不明不白地猝然離世了。

還有一位我讀高中時的老校長，是個典型的「白面書生」，平時羸弱多病，瘦骨嶙峋，但心態很好，退休後長期在夫人陪伴下堅持步行鍛煉，風雨無阻，生活上更是講規矩、重保養，天天早睡早起，從不暴飲暴食，幾十年如一日，今年已經九十三歲了，卻精神矍鑠、耳清目明，他自言：「疾病不可怕，久病成良醫，我要向周有光先生學習，活過一百歲！」

周有光是中國著名語言學家、文字學家、經濟學家，今年已經一百零九歲了，堪稱至今健在的最長壽文化名流。這位被譽為「漢語拼音之父」

的老人，歷經整整一個世紀的風雨滄桑，步入期頤之後依然筆耕不輟，成就斐然。其實周老也患有慢性病，包括嚴重的失眠症和高血壓。文革時，他被貶農村並遭受批判，久治不癒的失眠症卻不治而癒了，他高興地對妻子、一代才女張允和說：「塞翁失馬，焉知非福？」正是這種樂觀主義心態，為周先生的長壽大大加了分。

周老常對人道：「有病不可懼，生活講規律，睡覺吃飯寫文章，戒煙少酒不挑剔。」他幾十年養成的長壽之道，可以用「追求簡單，注重精神」八字來概括，這種精神內涵非常值得中國人學習，這也是所有長壽老人的共識！

毋庸置疑，大凡耄耋、期頤之年的老人，身上都會有或大或小的毛病，但面對疾病，他們心態平和、樂觀向上，少有沮喪焦慮的情緒，精神長期處於「良性循環」狀態，這就促成身體各器官不至於迅速老化，加上他們平時愛讀書看報、愛動腦子，始終保持一種熱愛生活的「年輕態」，這都為長壽保駕護航了。正是——

世間人人盼壽長，心境豁達是妙方。帶病延年不是夢，精神化作正能量！



周有光 網上圖片

鵬程萬里

趙鵬飛

麥加朝覲發生意外事件，已不鮮見。今年發生踩踏而遇難的人，比以往多了許多，伊朗的媒體報道說已經超過千人，受傷的更是多達數千。忽然覺得驚然，幼時的記憶也跟着清晰起來。

我出生在一個多宗教和諧相處的地區，鄰居有信奉伊斯蘭教，有信奉佛教、道教，也有虔誠的天主教徒。信仰不同，宗教的戒律，也有差異，論起來卻從未發生過衝撞之事。大人們和睦友善，無論誰家婚喪嫁娶，出謀劃策，操心勞力的，都是代代相處的異姓鄰居。印象甚為深刻的，是母親和一户穆斯林林家的主婦私交不錯。每逢家裡有事需要人手，那家的主婦總會主動過來幫忙。幹完活後，別說留下來吃飯，即使十分口渴，在我們家一口水也不喝。母親做食物的手藝很出眾，遺憾的是，始終沒有機會，以她引以為豪的料理出品來答謝對方。後來我們搬家了，離得有些遠，每次在街頭遇到了，她們兩個人都要站在路邊聊很久。

信仰不同，大人們知道要互相尊重禮讓，小孩子便沒有那麼多顧忌。不管是清真寺還是教堂，抑或是佛寺、道觀，只要人多熱鬧，都會吸引我們這些小孩子湊上去。偷吃佛前的供品，或者瞞着臉跟神父要教徒們奉獻的美食，都是我們最熱衷的事情。那時候雖然年幼不懂事，心性所使吧，仍是喜歡在整齊乾淨的地方玩。後來發現了一個很特別的現象，穆斯林家的大人都不喝酒、不抽煙，不管有沒有客人來，女人們都把家裡收拾得很整潔，後來才知道，伊斯蘭教法規定了，身體不

麥加朝覲做「哈吉」

這也是我第一次感知到信仰的力量。似乎也隱約知曉，異姓鄰居、不同宗教的教徒們，之所以互助友愛、恭謙有禮，又能自我克制的原因所在。後來過了十多年我才知道，麥加在沙特阿拉伯王國的峽谷中，是創立伊斯蘭教的先知穆罕默德的誕生之地。城中心有座清真寺，是伊斯蘭教最著名的聖寺。去麥加朝覲，更是每一位有經濟能力和有體力的成年伊斯蘭教徒，都負有的宗教義務。所有穆斯林，無論男女、無論貧富，都會爭取一生最少去麥加朝覲一次。也不知道，那個阿訇伯克究竟是否如願，去過一次麥加了。

翠袖乾坤

查小欣

為齣戲可以去得幾盡。台灣校園電影《我的少女時代》在當地大賣，主角王大陸裸泳謝票，引起哄動，成為娛樂熱話。《我的少女時代》跟前女孩極一時，《那些年，我們一起追過的女孩》一樣，講述年輕人成長的小品，屬懷舊系列，不同的是前者的拍攝角度以女性作為視角，後者則是從男性作為視角。電影本身話題性十足，導演陳玉珊本身是劉德華粉絲，她將自己對偶像劉德華的愛慕投射到劇中女主角身上，竟又真的邀得劉德華客串演出。這是劉德華相隔十年再度現身台灣製作，更出錢投資，又參與前期宣傳，令電影引起關注，而王大陸的裸泳奇招，將電影宣傳推上高峰是其次，主要是令他裸出人關，衝出本土，在台灣以外的地區也受到關注。此外，他與導演陳玉珊在慶功宴上兩度擁吻，因陳玉珊已婚，當時其丈夫又在場，王大陸似向陳夫挑戰，宣示主權，即時引起婚外情疑雲，他們解釋指當晚在場各人都有擁吻，但傳媒只以他們作焦點。以為是狡辯，但觀乎王大陸宣傳手法之極端，「擁吻」大有可能是宣傳招數。

路地觀察

湯禎兆

一直很想說這個故事，指出疫苗問題後，接觸了不少讀者，一部分是準父母，心中對疫苗抱甚多疑問；另一部分是已為子女打了疫苗針的父母，且知悉孩子得了疫苗後遺症。後者中有一個令人印象很深刻的故事，結局是開心的，但過程的確發人深省。父母是香港人，他們的孩子接種百日咳的疫苗後，嘔吐幾天，以為只是一般的不舒服，慢慢發現左手左腳突然協調不靈。回去接受西醫檢查，發現右腦一大部分死去，家長質問是否屬疫苗問題，醫生一直不否認或承認。很多人以為為疫苗創傷只會在其他地方發生，事實卻是我們沒有賠償機制，連申訴機制也沒有（有讀者向健康院投訴，他們叫她去打衛生署，衛生署則說沒有和接種的醫生說。我們根本沒有數字，也沒有案例，也沒有會當這

王大陸露股宣傳

是真實的。但台灣有、美國有，為何香港的疫苗就不會有事呢？說回這個男孩，一出世大腦以致一切都正常，兩個多月後卻發現右腦一部分失去功能。媽媽記得很清楚是接種百日咳疫苗的反應，後來多看外國資料才發現疫苗會有副作用，但已沒有時間去追究責任，因為她忙於開始尋找醫治孩子的方法。西醫說右腦創傷不能復元，長大後就算有可能學懂走路，也要用柺杖，而且是一生一世。很多人聽了大概會接受現實，醫生也這樣說了，還能怎樣？但這位媽媽沒有放棄，她決定以後不再接種疫苗，也尋找坊間不同的自然療法，「傾盡全家人人力物力。」——她這樣說。

疫苗之禍

針灸、艾灸、按摩、髓骸骨、物理治療、職業治療、感統、音樂治療、水療、沙療、氣功、精油……孩子現在兩歲多，懂走路，不用柺杖，認知漸漸好轉。媽媽說：「目標是他能趕上同齡的孩子。」我不知道西醫得知後，會承認自己先前誤判，還是真的肯聽聽媽媽的心聲和體悟。但我很想分享這故事，除了是不需要認輸之外，就是很多西醫所謂的問題，其實生理上可以着手改善的，包括自閉、過動等。如今社會歌頌特殊兒童的父母，如何幫孩子融入社會，這個當然重要，卻鮮有提及各樣療法可以從根本改善，而不需要過早的行為和融合上着手。這令很多人過早「認命」，而不另覓途徑。不同的治療固然需要很多資金，但也很多東西自行可以試做，下次再談。

前幾天，筆者在鄭州一家高檔酒店目睹一場隆重慶典，現場彩旗飛揚，凱歌嘹亮，高懸會場的一副對聯云：「天賜期頤長生無極千秋節，人間百歲積慶有餘百壽圖」，主角是一位身著紅緞唐裝、鶴髮童顏的百歲老壽星——他並非非富即貴的政商名流，而是一位退休多年的國企老師傅、八級電焊工。前來祝壽的是他數十位子孫親友和上百名來自全國各地的徒弟們，其中不少人已是名聲在外的中國技術能手和民營企業老闆。主賓席前擺滿壽桃、賀禮和花籃，圍觀者中一知情人對我說：「老師傅迎來百歲華誕，是國泰民安的又一見證，也是老人家精神療法的一大勝利啊！」我問：「何為精神療法？」他答：「老師傅患心臟病多年，但心平氣和與之博弈，硬是靠強健的精神迎來期頤之年，可喜可賀呀！」此言令我思索良久。的確，長命百歲是古往今來人類的共同追求。一般而言，健康與長壽休戚相關，相輔相成：疾病纏身者難以長壽，健康之人才有望願養天年。嚴格地講，中老年人群中身體完全健康者近乎鳳毛麟角。據統計，目前中國中老年人中僅「三高」（高血壓、高血脂、高血糖）患者和心臟病患者已佔百分之二十以上，而心腦血管和內分泌疾病治癒率較低，許多病症還會陪伴終身。於是患病的老朋友常常憂心忡忡地發問：「我們能否願養天年，《帶病長壽》？」回答是肯定的！君不見：我們身邊一些「老病號」、「藥罐